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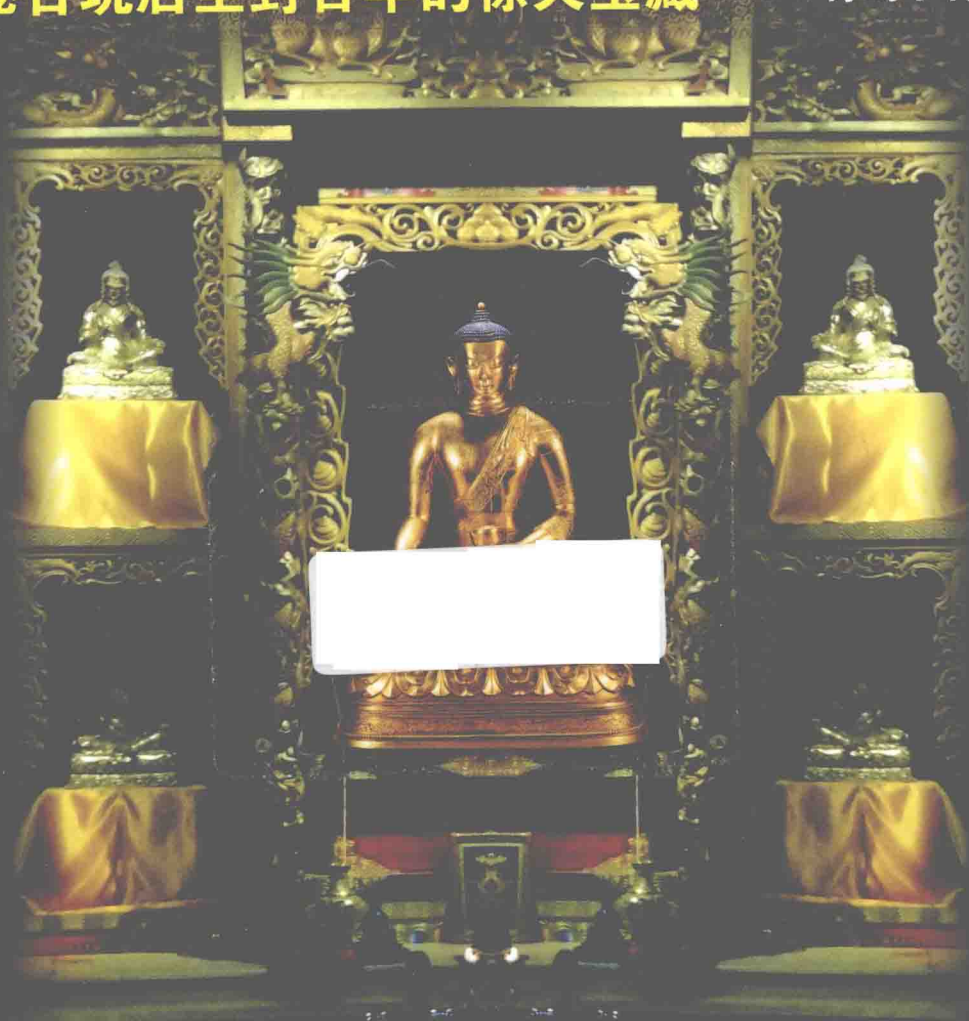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民国诡异命案的死亡诅咒

神秘古玩店

探秘古玩店尘封百年的惊天宝藏

青岛小肖◎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长篇小说

民国诡异命案的死亡诅咒

神秘古玩店

探秘古玩店尘封百年的惊天宝藏

青岛小肖◎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古玩店/青岛小肖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55-1123-8

I. ①神…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5938 号

Copyright © 2015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神秘古玩店

作 者 青岛小肖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1123-8

定 价 36.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 2 号院(东区) 14 号楼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录

CONTENTS

001	老洋楼惊魂	1
002	墙角的血枯手	7
003	小美女临门	13
004	幽灵小红鞋	20
005	阴暗的楼梯间	29
006	红线图形	37
007	蹊跷的凶杀案	46
008	鬼推门	53
009	斜式的暗门	61
010	幽灵乍现	70
011	探秘组合	78
012	复活的老掌柜	86
013	血色宝石	94
014	古玩鉴定师	100
015	策划大行动	107
016	险恶地下洞	114
017	古欧洲火药库	122
018	天崩地裂	131
019	索命小红鞋	139

目 录

CONTENTS

146	020 龙探长日记
161	021 绝地求生
168	022 地下温泉
176	023 崩溃边缘
182	024 一线生机
189	025 大逃亡
197	026 韩老先生遇害
204	027 迷离的案情
210	028 停尸房枯井
217	029 象牙古戒
225	030 神秘人现身
233	031 悬案揭秘
239	032 密语玄机
246	033 灾星暗伏
256	034 破解古画之谜
263	035 奔赴藏宝地
270	036 探宝生死劫
276	037 血溅山洞
284	038 魔咒的灵验

001 老洋楼惊魂

夜空中的乌云无声无息地集结，阴凉的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过。

白天繁华的亨利王子路也已行人稀少，疲惫的路灯散发着昏暗的光。路两侧的法国梧桐在风中无奈地摇摆着，发出厌烦的怪声。树叶随风舞落，盲目的盘旋挣扎。

古楼青年公寓虽说也属于亨利王子路 16 号，大门却开在与这条路平行的僻静后街上。这座德式的 3 层小楼千余平方，始建于 1905 年。上世纪 20 年代，曾是一家小有名气的古玩店。

王老板夫妇在三年前包租了下来，简单装修后开设了青年公寓，专赚附近两所大学学生的钱。

天边隐隐传来闷雷声，街口处，岛城理工大学学生慕容秋阳拉紧纯棉连帽开衫的拉锁，一溜儿小跑地冲向公寓院门，那条水洗牛仔裤配上白色的耐克跑步鞋，显得特别矫健。

已经夜间 11 点多了，老洋楼早已熄灯，楼上一片漆黑。

他小心翼翼地掏出钥匙打开院门走进去，大门左侧的小瓦屋是公寓王老板夫妇的住所，也黑着灯。

慕容秋阳在电子信息城与人合作租了个柜台代销品牌手机，每天黄昏接班，一直到晚 10 点，所以总是公寓里最晚回来的。时间一长，习惯于早睡早起的王老板干脆给了他一把院门钥匙。

走进公寓的楼道门，慕容秋阳猛咳嗽了声，楼梯墙壁上感应灯顿时放亮。他住在三楼，一楼和二楼都是女生宿舍，每层都有一个小洗手间，紧挨着各层的楼梯口。路过二楼时，只见洗手间门口投射出一道细长的身影，呈披头散发状。

尚无女朋友的他不由得慢下脚步，扭头朝洗手间门里瞥了一眼，但见一个

神秘古玩店

穿白纱裙的女孩背对着门口，照着洗手池上的镜子轻柔梳头。婀娜的线条、紧绷的臀部、瀑布般的黑色长发……慕容秋阳被她美妙的身姿深深吸引，愣愣地欣赏着。

公寓里的女生都是来自理工、科大的学生，毕业后从学校搬到这里暂居，基本都见过，可这女孩子却第一次瞧见。他是学土木工程的，班里的女生稀缺，基本属于“本来数量也不多，何况质量也不好”的状况。也曾跟着几个公子哥去艺术学院猎艳，勾上一个，那女生符合他所注重的线条美，可相处了不久就拜拜了，她不笑挺好看，一笑很难看，偏偏自己又天生幽默。

眼前这个女孩仅仅是背影就足以让他想入非非了。

许是感觉到了什么，白纱裙女生手中擎着木梳子停住了，缓缓转过身来。洗手间的节能灯光下，敞开的领口处露出深深的乳沟，特别是胸前垂着一颗红宝石链坠，闪烁出星闪流转的血红光泽，酷似在滴血。

慕容秋阳的眼皮下意识地连眨了几下。当目光移到女生的脸上时，吓了一跳。她白白的脸几乎没有丝毫血色，斜垂的黑发遮住了右侧的半张脸庞，微闭的丹凤眼慢慢瞪大，直盯向他，哀怨的眼神显出一股寒意……

像是被针刺了一下，慕容秋阳浑身一紧，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这么往女洗手间里张望，有些不礼貌，便扭头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楼去。

到了三楼，他取钥匙捅开门把手上的转锁，迈进房间里，眼前一片黑乎乎。迅速把门关紧，倚在门上喘了几口粗气。忽然，他意识到有点儿不对劲儿，现在已是深秋，即使晚间洗漱，也该穿较厚一些的睡衣，而那女孩却穿着薄薄的白纱连衣裙？

一团圆乎乎的黑影从对床上立起，小铁床发出吱呀的闷响。

“我的神神！又给你弄醒了。”

啪的一声，墙上那盏壁灯昏黄的亮了。刚睡着就被惊醒的朱胖子，抬手把耳机摘下，拾起枕边的手机探身放到床头的桌上，嘟嘟啾啾埋怨着。

这原是四人间，慕容秋阳与科大的朱胖子一拍即合，都掏了双份的钱合租下来，还是俩个人住舒坦。朱胖子是学软件工程的，五短的身材，白白肥肥，平时架着副黑框大眼镜，是计算机高手，也是个大网虫。

慕容秋阳走到自己的床边，脱下外套：“你带着耳机也能听见？”

“开门就有凉风，我脑袋冲着屋门口，老大！”朱胖子眯着高度近视的小眼

神秘古玩店

睛，打完呵欠，刺溜钻进厚厚的毛毯里。

窗外响起一阵雷声，大雨眼看就要落下。慕容秋阳掀起窗帘一角向外望了一眼，小街上一片静谧。

倚在床头，回忆着刚才的那个事儿，心里总是忐忑不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生意不好？”朱胖子翻过身来。

“不是的，刚才在二楼……胖子，二楼是不是又来了新女生？”

慕容秋阳知道朱胖子对楼下女生们了如指掌。其父是郊区的房地产商，他也算是个富二代。从学校搬到这里的目的一，就是惦记那几个有姿色的女生。钱花了不少，可没一个正经八百确定了恋爱关系的。

提起楼下女生，朱胖子来了精气神儿，侧着身，一只手支起脑袋：“新来的？一二楼房间都住满了，也没听说谁搬走了……二楼遇上的？不对吧，后街那家新开张的大酒店招聘，楼下女生结伙报了名，昨几个都去郊区培训了，一个月后才回来呢。”

慕容秋阳苦笑了声：“大活人就在那站着。我还能看花眼了？”

朱胖子情趣盎然地追问“哎，长得正点吧，盘子靓吧，条子也顺吧？”

“洗洗睡吧。”

一阵疲劳袭来，慕容秋阳不愿再跟他多讲，说了声往小床上一躺，不再搭理。朱胖子知道，只要他不愿再讲了，任凭怎么缠也没用，便失望地叹了口气。

大约午夜，外面的大雨伴着电闪雷鸣哗哗射下，雨点子击打在窗玻璃上，噼里啪啦的作响。

屋里，朱胖子的鼾声不断，一阵重的接着一阵轻的，像破轮胎撒了气。

慕容秋阳突然看见二楼遇见的白纱裙女生，正无声无息地走进门来，披头散发地站在床边，浑身湿漉漉的样子。他惊恐地望着她，想爬起身来却怎么也动不了。

那女生也不说话，水淋淋的散乱黑发遮住大半惨白的脸，眼睛眯着，直勾勾地盯着他。胸前那颗宝石链坠冒出红郁郁的雾气，渐渐凝结成血珠，断线珍珠般的滴落在白纱裙上，缓缓散开，殷红了一片……

“你是谁……胖子！胖子！”慕容秋阳奋力扭动身躯，大声呼叫。

对床上的朱胖子睡得正酣，被一阵嗷嗷叫声惊醒，手忙脚乱地按开壁灯，

神秘古玩店

带上大眼镜，睡眼朦胧地望过去，但见躺在床上的慕容秋阳双手压在胸前，大张着嘴巴含混不清地吼叫着。

他实在懒得起身，抓起枕边一本《鬼吹灯》扔了过去。书准确地落在慕容秋阳的肚子上，一下子给砸醒了。

“哎呦喂，谁呀？”慕容秋阳猛地翻身坐起，揉揉眼睛，摸起那本书，晃了晃，“胖子，你扔的？找事儿？”

朱胖子叹了口气：“你咋呼什么啊？做恶梦了？”

“嗯……梦见女鬼了。”

“女鬼？嘿嘿，爬进你被窝了？”

“爬进你被窝了！死胖子。”慕容秋阳趁着往后躺下的空当儿，顺势一扬手，那本《鬼吹灯》打着旋儿击中墙壁，反弹在朱胖子的床上。

朱胖子幸灾乐祸地笑着，伸手刚要关灯。楼道里断断续续的传来一阵怪响。

“老大，听见没？不像是下雨的动静啊。”

“听见了。好像谁在砸东西？深更半夜的，闲得蛋疼呢。”

俩人都不由自主地坐起了身子，支棱着耳朵又听了一会儿。

“胖子，我听出来了，像是在砸锁，不会是进小偷了吧？”慕容秋阳面色紧张起来，开始下床套上牛仔裤。

朱胖子瞪着一对近视的小圆眼：“别急，我先给王老板屋里打个电话，先跟他说说。”

慕容秋阳穿好外套，从床头柜里找出手电筒，照着床底下，找自己的防身兵器——双节棍。

“无人接听？这王大爷，该在的时候不在，不该在的时候都在。好吧，老大，我陪你去看看。”朱胖子把手机从耳边慢慢拿下，移动胖身子下床穿鞋。

慕容秋阳把双节棍插在腰后，转动金属把手，拉开屋门。朱胖子也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拎着橡胶握力器跟在身后。

刚要出门，窗外一声炸雷响起，一道紫色闪电穿透窗帘映照进屋里。紧跟着楼道里的感应灯急促忽闪了几下，瞬间屋里屋外的灯全部熄灭了，眼前顿时一片漆黑，朱胖子身上的赘肉一哆嗦，握力器“啪嗒嗒”掉落在了木地板上……

被他这么一慌，弄得慕容秋阳也心生紧张，一只手紧按在腰间的双节棍上。

神秘古玩店

稳住心神后，他打开手电筒，照了照地上的握力器，责怪道：“你慌什么呀？不就是停电了吗，走，下楼！”

“偏在这时候停电。”朱胖子嘟嘟囔囔，也拧亮手电，弯腰捞起握力器，紧跟在他身后下楼梯。

下到二楼时，慕容秋阳特意往那洗手间里照了照，空荡荡的没人。那白纱裙女生呢？

一楼的楼道黑洞洞的，那怪响突然停了，没一点动静了。两个人对望了一下，两道手电光柱齐刷刷地扫向笔直的楼道里，远远望去，里面每一扇门都紧闭着，门上都挂着铁锁。刚才的怪响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

慕容秋阳想进去挨个门查看。可万一进来好几个小偷，打不过咋办？还是把王老板也叫来吧。便让朱胖子先去叫醒王老板。

朱胖子跑到楼门口，拧开暗锁推开半扇门，外面一阵风夹着雨点迎面扑来，凉凉地落在脸上，令他打了个寒战。探身往门外瞧了瞧，大雨瓢泼，从楼沿上已挂下了一道雨帘，顿时犹豫了。

“快去呀！”站在楼道口处盯着的慕容秋阳催促着。

“我倒是想，可刚才太急，穿着拖鞋就出来了，雨那么大，万一滑倒就悲剧了。”朱胖子抱怨着，举起电筒朝楼外那小屋门照了照，“嗨，王老板的屋门上挂着锁，是不是出去没回来？”

“不对啊，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屋门还没上锁呢。这么晚了还能出门？”

“不信你自个儿过来瞧。”

听着这声调，慕容秋阳知道他没扯谎。就在他回转头，手电光柱再次扫过楼道时，一个白影从楼道的那端晃过。

“谁？”他脱口大喝一声。

正走回来的朱胖子吓了一跳，赶紧举起手电照过去，什么也没有。

“求你了老大，别一惊一乍的好不好？魂儿都飞了。”

“我看见有人影才喊的。”

“没有人啊？”

“肯定有！先挨个门搜搜。你拿好家伙，见人就往脑袋上抡，甭管谁，先砸倒再说。”

慕容秋阳左手持手电筒，右手握着双节棍的一端，转圈地摇着，发出呜呜

神秘古玩店

风声，一步一步走进楼道。朱胖子也举着握力器蹑手蹑脚地跟上……

查遍了一二楼所有女生宿舍的门锁，都好端端的锁着，没有丝毫被砸过的痕迹。慕容秋阳皱起眉头思索着，一下子想起楼道尽头有扇窄小的破木门，平时锁得紧紧的，门上还钉着个“杂物间”的小木牌。

他继续往前走，往左一拐找到那扇窄木门，抬腿稍微踢了一脚，那木门出乎意料地开了，发出吱呀呀的响动。一股潮湿的霉味儿涌了出来，他连忙抬胳膊捂住鼻子。身后的朱胖子好奇的向前探头瞧，被这股霉味儿熏得直打喷嚏。

两道手电筒光柱交叉摆动照清了里面，一些破框破盘的杂物堆在一起，矮矮的天花板与墙壁间布满了灰白色的蜘蛛网。

慕容秋阳暮然发现这只是一个平台，再往里竟是一个通往下层的木楼梯，原来楼底下还有一层。自打住进这里，还未听说下面有地下室。

朱胖子有些害怕轻拽了他一把：“这脏地方乱七八糟的，咱撤吧？”

“怎么没上锁？平常这门是锁着的。走，进去瞧瞧再说。”

慕容秋阳弯腰要往里闯，腰带却被朱胖子从后面拉住。

“别闹了！谁知道里面藏着什么鬼东东啊？等天亮了再说呗。”

“我觉着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你瞧，有几个脚印呢。”

朱胖子往地上照了照，果然落满灰尘的地面上有几个散乱脚印，那些杂物也有被移动了的迹象。

“天哪，这是不是血呀？”慕容秋阳的手电光柱停在一个破筐子旁边，那里有一溜儿暗暗的红点。

“那……那就更别进去了，打110报……报案吧。”朱胖子颤抖着声音，往兜里掏手机，“完了，完了，我手机没拿，老大你的呢？”

“也没带。小偷肯定就藏在里面，看我怎么收拾他，跟哥上！”慕容秋阳认定小偷就在里面，一心要把他抓住，说着一猫腰走了进去。

朱胖子怎么反对也没用，犹豫了片刻，一咬牙，手擎着握力器跟在后面，钻进了低矮的杂物间……

002 墙角的血枯手

顺着脚印，穿过放杂物的平台，慕容秋阳开始下楼梯，狭窄的螺旋楼梯只容一个人上下，脚踏上去，木楼梯发出咯吱吱的怪响，潮湿的霉味儿也愈来愈浓，几乎让人窒息。旁边是花岗岩石的墙壁，湿漉漉的挂着细密水珠。刚转过一个弯儿，几只老鼠嗖嗖的从手电光柱下仓皇蹿过。

下到螺旋楼梯的底端，慕容秋阳的电筒光停在了楼梯栏杆的柱头上。落着灰尘的柱头上有个明显的大手印，还隐约有血迹，看来是有人刚下来过。他再次摇起双节棍迈下最后一级台阶。

转过楼梯口，眼前是一个面积不大的楼梯间，靠墙边堆放着几麻袋东西，还有一辆几乎锈烂了的破自行车。再往前走是一道双扇石门，门上抹着厚厚的水泥，四边是厚角铁门框，两扇门间扣着两把大得出奇的铜锁。

慕容秋阳仔细观察了一下铜锁也没有砸过的痕迹，转身往四周的墙壁上照了照，没有其他的東西。天花楼板上的石灰层剥落下好几块，露出一排排细密的木板，一些不知名的潮湿虫顺着木板缝隙爬来爬去。

难道躲藏在这里面的小偷，听到我们下楼声跑了？可就上面杂物间一个出口啊？他猜测着各种可能。

朱胖子站在楼梯口没有动，生怕地上蹿出老鼠咬着自己穿着拖鞋的脚丫子。在确定地面上安全后，才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上下打量着厚厚的石门。

“老大，这是地下室的门吧？看样子好久没人进去过了，那铜锁都生绿锈了啊。是有人砸这两把锁吧。”

“不像，有人动的話，那些绿锈上就留下痕迹了，可你看，上面好端端的……这地下室里面肯定有不少的秘密。”

“老大说得对呀！我也觉着里面可能藏着不少老古董，听说这小楼以前是个有名气的古玩店。你想想，封得这么严密，绝对有值钱东西藏在里面。老大，

神秘古玩店

要是咱能进去的话，啊……”

“这是人家的楼，我们是租客，就算咱进得去，可拿了就变成偷窃了。别财迷了！”

朱胖子被说得脸上一热：“我说过要拿了么？”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谁也没注意，突然从墙边的地面上探出一只带血的干瘪大手，颤颤巍巍，从后面伸向朱胖子的右腿。

慕容秋阳想了想：“胖子，要不咱先回宿舍吧。小偷肯定来过这里，又被我们吓跑了。明天等见着王老板，跟他讲讲。该报案就报案。”

“好，好。快撤吧，这破地方，真不好玩……”

没等朱胖子说完，那只血淋淋的大手，弯曲着干枯的手指，猛地勾住了他的右脚踝。朱胖子赶紧低头，用手电一照，但见一只血淋淋的枯手正勾在自己的脚腕上。

“鬼呀！”他的心一蹦，想跳开，可腿软得没了力气，想抡起握力器把血枯手打开，可胳膊抖得抬不起来。

岔了音的惊叫声让慕容秋阳也吓了一跳，猛地转身照过来，向前一探身，右手上的双节棍忽地抡向那只血枯手。就在棍头即将击中时，血枯手的手腕上一道反光令他突然一翻手，下坠的棍头偏离了目标，忽的又翻上来，一下子擦在朱胖子肥壮的右小腿肚上。

朱胖子疼的哎呀大叫，向前一蹦，终于甩开了那血枯手。慕容秋阳一侧身灵巧的让过他，收回双节棍，手电光柱沿着血枯手往前移动着，原来那条胳膊是从墙边的麻袋下探出的。

“麻袋堆里有人！”他一步跨过去，用手里的双节棍猛地挑起一片陈旧的麻袋，随着一股刺鼻的霉味儿，一张惨白的人脸显露出来。半张脸已沾满了血迹，两眼的眼皮在努力地张开……

“老大！到底是打鬼还是打人呢？有点儿准星好不好。”朱胖子弯着腰揉着右小腿的痛处，边埋怨边躲到他的身后，瞪大眼睛探头瞧了瞧。

这张惨白的脸，怎么看都有点儿似曾相识啊！

“我的神神！王大爷？”朱胖子脱口而出。

“是他。胖子，赶快把上面的麻袋都掀掉。”

慕容秋阳用手电照着亮，朱胖子笨拙缓慢的把王老板身上的一个麻袋包掀

神秘古玩店

了下来，扔到了水泥门前。麻袋鼓鼓囊囊，可能装着碎布头一类的东西，反正很轻。

刚才，慕容秋阳之所以收手，是因为一眼扫见了那血手腕上的表。60多岁的王老板是个干巴老头儿，平日里特抠门，就差穿补丁衣裳了，连赠送的手机都不肯要，自称屋里有电话，胳膊上有手表，就不舍得每月几十块的手机费。手腕上原本是一块黑框的电子表，表带坏了，他就干脆换上了一块银白色的金属表带，看上去不伦不类特搞笑。不过，也幸亏这块搞笑手表让慕容秋阳及时收手，不然的话，那一下要是抡上去，后果……

慕容秋阳从纯棉开衫的兜里掏出半包面巾纸，抽出一张轻轻擦拭着他脸上的血迹，连声呼唤：“王大爷，王大爷，你这是怎么了？”

不一会儿，王老板的眼睛努力睁开，嘴角也开始动了，发出低微的声音：“有……鬼……”

“鬼？在哪儿？”

“在……”

王老板微微抬了下胳膊，眼睛渐渐瞪大，望向慕容秋阳的身后，呼吸骤然急促起来。慕容秋阳和朱胖子都禁不住回头望了一眼，那水泥门前除了刚搬过去的那只麻袋，什么都没有。

等再回过头来时，王老板已是双眼紧闭，嘴巴大张，嘴唇泛出骇人的紫黑色，气息也愈来愈微弱。

朱胖子撇撇嘴，丧气地嘟哝：“完了，完了，王大爷完了！”

“你属乌鸦的？”

“老大，我可不是想他死呀。”

“你那嘴就不能说出句吉利话来？”慕容秋阳训了他一句，伸手在王老板上身处摸索着。

“你干嘛，想做人工呼吸？据我所知，王大爷平时可不怎么刷牙。”朱胖子扶着眼镜腿，嘟哝个没完。

慕容秋阳也不搭理他，终于在王老板上衣的内口袋里摸出一只小药瓶，快速取出几片硝酸甘油，一古脑地塞进了他的嘴里。

朱胖子这才想起来有一次他们去交房租时，老板娘急着出门，说过王老板的心脏病犯了，在医院打吊针，要去陪床。

神秘古玩店

过了片刻，王老板的呼吸渐渐恢复正常，面色也有所转好。

“得赶快送医院。胖子，我们先把他背回去，用他屋里的电话打 120……”

王老板忽然挣扎着动了动身子，声音微弱地说：“别……千万别去，现在这医院太黑了！送……送我回屋躺躺就行。”

俩人相互望了一眼，想想王老板那爱钱如命的脾气，也只好听从，以免他因心疼钱而再犯了心脏病。

“那好吧。来，胖子，我帮你背上他……”

慕容秋阳努努嘴示意朱胖子把他背上。

“有没有搞错？”朱胖子指着自己的鼻子，“为什么非要我背？”

“那就我背。先说好，后面万一有鬼跟上来，你负责抵挡。刚才王老板就说有鬼来着，你也听到了吧？这里阴森森的……”慕容秋阳故作恐惧地缩了缩脖子晃了晃头。

朱胖子只感觉肥腿肚子跟通了电似的阵阵发麻，一直麻到后腰。

“那，那还是我背吧，你来抵挡。”说着，把握力器递给他，晃了晃短粗的脖子，扭了扭肥壮的腰。

慕容秋阳站起身，用手电筒又往四周照了一圈，在楼梯栏杆的柱头下，停了停，仔细看了看，好像发现了什么，略有所悟地点点头……

朱胖子还算有把子力气，将瘦小枯干的王老板一口气背上了螺旋木梯。慕容秋阳当然也是个讲义气的人，最终还是跟他轮换着把王老板背回了楼外的小瓦屋，从他身上翻出一串钥匙，打开门，背进去把他放到了大木床上。

一直没电，只靠两只手电筒照亮。屋里也就几件简单的老家具和一台老旧的电视机，那张大木床的床头板还雕刻着一些荷花图案，看样子有些年头了。这些家具大多是王老板帮邻居搬家时获得的，几乎没花什么钱。

王老板平躺在床上，呼吸已经均匀，脸色也完全恢复了正常。老板娘回郊区老家参加亲戚婚礼要明晚才回。慕容秋阳赶紧给她打了个电话，将情况如实告知，请其早归。

做完这件事情后，慕容秋阳站在床头，拉过一个毯子给王老板盖上，问：“大爷，你怎么跑到杂物间了？”

朱胖子从壁橱里翻出几片创可贴，递过来：“王大爷，你这是被谁扁的？”

“跟老人说话要注意点儿用词。”慕容秋阳拽了他一下，又关切地问，“大

神秘古玩店

爷，你是怎么摔倒的？”

“我去检查女孩子宿舍门锁好了没有。看到杂物间的门开着，就进去瞧了瞧，都好好的，可能是老伴换拖把头忘了锁门了。刚要出来，就听见里面有动静，我移开东西就过去下了楼梯，也没找见什么……”王老板语速缓慢地说，费力地咽了口唾沫。

慕容秋阳让朱胖子照着亮，撕开创可贴包装层，仔细地给王老板额头上的伤口贴好。

王老板告诉他们，就在要离开的时候，猛地看见水泥门上闪过一道黑影子。他吓得转身就跑，脚下一滑摔倒了，额头磕在了栏杆柱头下面的水泥墩上。随后就失去了知觉。

“真是有鬼！”朱胖子倒吸了口凉气，奇怪地望着慕容秋阳，“你怎么一下子就猜到他是摔的？神了。”

刚才在地下楼梯间，慕容秋阳给王老板擦额头上血迹时，早已看到上面蹭的一块灰尘，临离开时又照见栏杆柱头下的水泥墩上有磨蹭过的痕迹，所以他当时就判断出王老板可能是摔倒了。

他没有搭理朱胖子，想继续追问那道黑影子，会不会是猫或者老鼠一类，被手电光放大的投影？

王老板嘴里哼哼了两声，疲惫地闭上眼睛，像是睡着了。

慕容秋阳有点失望地摇摇头，拿起那串钥匙找到那把最小的，安排朱胖子守在这里，自己要回洋楼里找电表盒子，看看是不是跳闸了，先把停电问题解决。

“那你快去快回啊！”

朱胖子抹了一把淋湿的头发，声音里掺杂着紧张，额头上的几缕软发可怜巴巴地耷拉下来，大眼镜也滑到了鼻尖上，望上去挺狼狈的。

“没事儿的，有鬼来敲门的话，尽管喊我。”

“好，好……”就在慕容秋阳开门要出去的时候，朱胖子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在身后喊，“不对呀老大，鬼还用敲门？从门缝里就能进来……”

慕容秋阳没等他喊完，“咣”的一声从外面把门推上，朱胖子浑身一哆嗦。世上没有真正的大胆儿。其实，慕容秋阳心里也紧张，虽然从来不信鬼。他感觉这件事确实有点儿邪门，王老板倒在了阴暗的地下楼梯间，那是谁将他搬到

神秘古玩店

墙边，还在身上盖上麻袋片了呢？

这说明，肯定有人进去过。如果说有贼，那个贼为什么没有撬宿舍门的锁而是跑进了杂物间？这让他联想到先前遇上的那个白纱裙女生，那冷酷如冰的眼神和胸前血红的链坠。一二楼女生宿舍都是大门紧锁，她是打哪儿冒出来的？难道是进来一个美女窃贼？他忽然想起以前看过一个电影，讲述的是男主人公遇见一个美女小偷，最后发生了很严重的恋情……

“别神经了！”他骂了自己一句，拿着那串钥匙，晃着手电筒咚咚地跑上楼，空荡荡的楼内回荡着脚步声。

这座德式洋楼的电表盒子在三楼，平时锁着。上到三楼，他没有进自己的房间，直接跑到楼道另一端，往墙上照着，用钥匙打开电表盒的小铁门，里面的继电器开关已经跳闸了。

刚要抬手把开关合上，楼外的一道闪电掠过身旁的楼道窗，他眼角余光无意中掠见楼道窗反射出一个模糊人影，身上的汗毛顿时炸了起来！他心里知道这个影子就在刚刚跑过的楼梯口处……

他尽力镇静，开始发颤的手猛地一用力，开关“啪”的一声合上了，长长的楼道里，两盏吸顶灯唰啦全亮了，当他目光飞速扫向楼梯口时，却什么也没看到。

外面的雨依然哗哗下着，沉闷的雷声偶尔滚过天际。

今夜怎么这么多怪事呀？又是自己产生了幻觉不成？慕容秋阳皱着眉头很是纳闷。思索了片刻后，决定先回到自己的宿舍里，拿上手机，再下楼去找王老板商议一下，看是否把110叫来。